



第178期 · 2026年8月

非賣品

修智大和尚談：無餘涅槃

青楓：大和尚，有信徒看到《金剛經》裡有一句「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！」，他問我作何解？我看，還是請大和尚你作簡潔扼要的說說，一定比我說的更清楚明白。

修智：首先我們不要給佛學名相困擾。如果為「無餘涅槃」在名相上作探討理解，是不易的。我們只會成為在紙上談兵，依樣畫葫蘆，因為不是我們現時可以理解實踐得益的。我們可用《金剛經》的精神作出發理解，那就簡單得多了，而且實用得多，能夠實踐並且得益。《金剛經》精要的解作：「我們的煩惱堅如金剛，需用般若波羅蜜對治。」所以「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」便可以簡單解作「教導眾生以般若波羅蜜對治堅如金剛的煩惱，而達致解脫安樂。」

青楓：請問：何為「涅槃」？

修智：我們可先理解何為「揚湯止沸，不如去薪；潰癰雖痛，勝於養毒。」

青楓：哪不是「釜底抽薪，必須從根本和癥結所在去解決問題」嗎？

修智：倘釜底抽薪，不再加柴添火，釜中的水還會繼續滾嗎？在梵文「涅槃」的原意為無木、無柴。我們煩惱來源在於貪瞋癡種種惡業。《金剛經》教導我們如何以般若波羅蜜多終止我執等貪瞋癡種種惡業，而得解脫安樂。所以唐玄奘法師的譯本，經名為《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》，用以斷煩惱如金剛的般若波羅蜜多。

青楓：請問：何為「無餘」？

修智：釜中的滾水，在釜底抽薪後，水仍然是滾燙的，尚有餘熱，需假以時間，方可



一幅圖片看歷史

如果你了解香港的歷史，看到此圖定會有所感觸，畫面上這些建築物全都飽滿地包含了香港的歷史。——

最前是「和平紀念碑」。紀念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歷史，後一座非常具香港這殖民地文化色彩的建築物，大家都曉得，它是法院，也曾經是立法局。再後方那一座呢？是仍然保留下來的「中國銀行」原址，今天中銀總部已有地標式新廈，在左方，就在本圖這長江總部大廈旁側。至於本圖的右方這座像「鐵甲人」的建築物，是具相當金融地位的滙豐銀行。

如此具歷史價值的建築物，都集中在一張圖片裡，真不簡單。



冷却。這譬如我們沒有煩惱，自己得解脫安樂，但尚有習慣性的動作會惹他人起煩惱，這亦是不應該的。類似不當的習慣性動作，我們名之為「壞習氣」。例如手接觸過香粉後，即使立刻洗手，但手中的香味依然存在，須假以時間方得淡去。所以我們在止惡同時，是要留意有沒有不良習慣性會惹他人起煩惱的動作。

青楓：憶記大和尚在上次講座時提到《心經》中「度一切苦厄」句，我覺得有異曲同工的含意，是嗎？

修智：其實佛經的道理，全部都是殊途同歸。只要我們掌握到原則，便可一通百通。例如廚房裡有臭味，首要是檢查臭味來源，而不是去研究廚房的裝修用的是什麼材料。首先檢查我們苦的來源，繼而釜底抽薪去除貪瞋癡種種惡業，而不是去探討何為「五蘊」。「皆空」意為清除乾淨。廚房含藏垃圾而有臭味，去除垃圾後則臭味而不再有。將「五蘊」所

含藏的貪瞋癡種種惡業清除後，沒有惡業的因，則苦果不再有。廚房雖然已清除垃圾，仍然有些遺微臭味。須一段時間後，方始乾淨。同樣，沒有惡業就沒有苦果，但過往的壞習慣會引致他人起煩惱，亦是不應該的。

青楓：綜合上述開示，我們讀誦佛經，是要從經義有所理解，才可有所得益，而不是照本宣科，把經文解釋得天花亂墜，而沒有任何得益。究竟如何才是正確的學習態度？首先我們要做一件事之前，必須先衡量自己是否有足夠能力，或是否充分了解。所以說先行充實自己，即是我們常說的「自利」！「自利」然後才能「利他」，這才是實際可行之道。否則所說與自己所行會不一致。

修智：行菩薩道要「令眾生皆入無餘涅槃」，不是口頭上把名相背誦解釋，而要切實在自利利他上有所裨益，這才是我們學佛者所期望的。切忌空談菩薩道的大道理，否則便會成為「說食數寶」矣。



藝高人胆大

搭竹棚真是一個危險行業，特別是在建築物上建搭起來，二、三十層的高樓，就這樣像砌積木似的建造起來，攀爬其中，真是「牙煙」，我就十分欣賞這些工作人員的「藝高人胆大」。近年來因火警而對搭竹棚起了戒心，但願這項工藝最終有合乎情理的安排，「火警」真與「竹藝」有關嗎？不要「一刀切」才好。



山水畫的研習

陳青楓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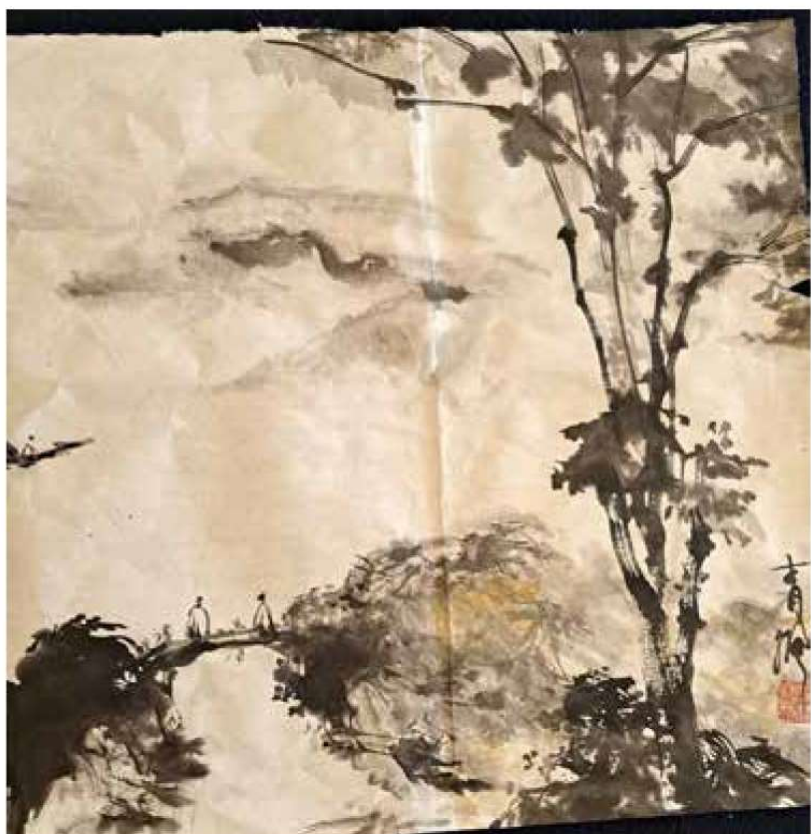
在整理存畫時，無意翻到一幅楊師善深寫給我的「山水小品」，頓然憶起當年跟老師學習山水畫的情景。—— 一晃眼三四十年過去了（該是一九八五年左右吧！）

當時楊師對我說：「山水畫是沒得教的，山水畫最重要是你自己對大自然的領悟，是結合自己的文化底蘊以及你的心境。」

書本上也常告訴我們：山水畫是中國畫藝裡至高境界，比起人物、花鳥畫，它更需要你在文化上吸收……。

關於這方面，我們都曉得，因此楊老師說：「山水畫是沒得教的！」我們也心裡明白。當然，那些基本功、基本筆墨，如山石、流水，以及各種各樣的「皴」，當然要先行好好學習把握，—— 等於你連一些文字也看不懂，你如何寫出好文章？

楊師說的：「沒得教」，「潛台詞」是它不可能像一般繪寫花鳥蟲魚那樣有一個規則、造型，山水畫的終極追求是畫面結構，是你的「心中境界」，於是，我後來引導一些朋友寫山水畫，也就沿用老師的說法傳授開來了。—— 最重要是我十分認同這觀念，進一步的探索，是向學生強調：你在學習老師筆墨的同時，必須融合自己的個性，到最後你便是從老師的（包括傳統的）筆墨裡演變出有自己個性的作品。我特地以老師寫給我的這幅山水小品，再融入自己的風格而寫下這一幅作個比較，主要是想說明一個問題—— 寫山水畫最終你要有自己的個性、風格。



佛語 (三十三)

勤拂拭

神秀的一句偈語：「時時勤拂拭，莫使惹塵埃！」其實在修行上這是一句很實在說話，世間俗語裡不是也經常說：「要勤打掃才會乾淨」嗎？道理都是一樣，沒有怎麼兩樣的，在一些佛學觀念也好，道家及一些甚麼哲理也好，歸根結底，也都是同一道理。

《壇經》裡說：「世人外迷着相，內迷着空；若能於相離相，於空離空，即是內外不迷。若悟此法，一念心開，是為開佛知見。」這組話重要的是引導我們對一個「離」字的看法，着相也好，着空也好，一個「着」字都不是好事，這「着」也可理解為「執」——執着是也！

如何才不「執着」？這不簡單嗎？不就像俗語所說：「抹咗佢！」便行了。

如何才是「抹咗佢」？那就是「時時勤拂拭」就是了。

道理就是這樣簡單的，我們用不着故弄玄虛。

「不取不捨」

再讓我們看看《壇經》裏這一句話——「悟此法者，即是無念、無憶、無著，不起誑妄，用自真如性，以智慧觀照；於一切法不取不捨，即是見性成佛道。」

讓我們深入點看看這句話，——何謂「於一切法不取不捨？」既說不「取」，又說不「捨」怎麼回事？不矛盾嗎？我看可以這樣了解這句話意思吧！因為它不是不變的本體，所以我們「不可取」，但它又必須我們用文字去理解它，表達它，所以我們又必需不可捨棄。

至於如何拿捏這分寸，那就要有一個學習過程了。這過程是手段，為的是針對甚麼呢？針對的就是「一切法」，這三字是重要的。至於能否「見性成佛道」，那是另一個問題，不太重要，重要的是指出這是一個修行的道理。

如水波浪

對於此岸彼岸，很多佛友都會留意到它的說法了，而無論怎樣說，總是一個道理：此岸，指我們凡間與煩雜之事，彼岸呢？不妨說是擺脫了這些「煩事」而得以輕安自在。

但無論「此」或「彼」，其實都是在於「一心」吧？「一念地獄，一念天堂」！這一念之間，無非指的就是「一心」

《壇經》裏說：

著境生滅起，如水有波浪，即名於此岸，離境無生滅，如水常通流，即名為彼岸，故號波羅蜜。

你看，水的波浪是如何出現的？倘若水面平靜，所謂平靜如鏡，還會有波浪嗎？因此，波浪也可以說是「人為」的，是外間造成的。你不受影響，不就等於心靜如水靜嗎？

直心

一提起《直心》這兩個字，立即會令我們想起這樣的詞語——「正直」、「直言」，一個「直」字，表示真心真意，而一切的「直」也都是源於「心」，——心直，則一切直。

《壇經》裏說：

「《汾名經》云：直心是道場，直心是淨土。莫心行諂曲，口但說直，口說一行三昧，不行直心，但行直心，於一切法勿有執著。」這一大截話，無非都是在為我們解釋如何行直。其實就是我開始時說的一句話便是了

——心直則一切直。

經常地聽到一些人在講「直話」，當然很好，但千萬不要得個講字，行動十分重要，因此我們欣賞的是這樣一句話——

此人真是心直口直啊！

能夠言行一致，心直口直才重要。



談鴛掘摩的惡因緣

· 智 銘 ·

(原刊於一九九〇年九月《內明》第二一四期)

在「雜阿含經」中，有一部「鴛掘摩經」，這是一部小乘思想經典中，獨具大乘思想最為濃厚的經典。這部經共有三位譯者，第一位是西晉月氏國三藏法師竺法護，他的譯筆比較艱澀，讀起來很不順暢。第二位是西晉沙門法炬，他的譯筆就較淺顯而流暢一些。但這兩位譯的經都很簡短，不但沒有將鴛掘摩羅的整個故事作有系統的介紹，連該經主要的大乘思想，也略而不談。第三位譯者是宋代天竺三藏法師求那跋陀羅。這位三藏法師是由海路到廣州，宋太祖將他迎入京都，予以禮待。先後曾住過祇洹寺，荊州奉寺等處，他的中文造詣頗深，來華以後事譯經事業，曾先後譯出勝鬘經，楞伽經，無憂王經及雜阿含經中的一些經典，「鴛掘摩羅經」即是其中之一。在所譯的這部經內，求那跋陀羅的譯筆既淺顯，又流暢，而且巨細無遺地將大乘思想發揚了出來。這是一件很難得的事。所以就以求那跋陀羅所譯的「鴛掘摩羅經」為底本，其他二譯為參考，來談一談「鴛掘摩經」中的大乘思想。

一、談鴛掘摩的逆因緣

「鴛掘摩」的身世，竺法護所譯的「鴛掘摩經」所介紹的比較詳細。據說在舍衛城中住有一位梵志，他對婆羅門的經典非常精到，凡有疑難去請問者，有問必答，講經說法，暢通無碍，所以市井百姓，對他莫不敬仰，就是國老，也還要去請教他，一般的知識份子，當然更是趨之若鶩。

所以門徒很多，達五百人以上。

在這些弟子中有位首座弟子，名叫鴛掘摩，他儀表堂堂，體形高大，而且非常剛強英猛，力大無窮，身手敏捷。他能以手接住飛來的箭簇，與馬競跑的時候，跑得比馬還快。除了體能優秀之外，他的智慧也很高，聰明而又有很好的辯才。雖然他有這麼多優點，可是卻無驕傲之氣，反而性情溫和，風度幽雅，神情安祥，處事練達，因為他有這麼多優越的條件，所以被他的老師名叫摩尼跋陀羅梵志所嘉許。這位梵志有位很美麗的妻子，但生性姪蕩，她對鴛掘摩早存緋緋之想。

有一天，她趁丈夫梵志摩尼跋陀羅外出的時候，就去到鴛掘摩的住處，對鴛掘摩說：

「我看你的儀表，有堂堂大丈夫之氣，我兩的年齡也差不多，應該把握青春，同歡所樂，你同意嗎？」

鴛掘摩聽了，心裡很是慌張，一身的毛髮都害怕得豎了起來，他雙膝跪在地上，向師母說：

「師母就是我母，師父就是我父，承蒙師父教誨我，師母剛才所說的，弟子萬萬不敢，因為這是非法之事。」

那位師母聽了說：

「飢餓中的人施飯給他吃；口渴中的人，施水給他喝，有甚麼非法不非法？

寒冷中的人，施衣給他穿；熱悶中的人，施給他清涼，有甚麼非法不非法？

貧窮的人沒有衣穿而裸露着身體，施給他衣

服；危險而有厄難的人，及時去救他，有甚麼非法不非法？」

鴛掘摩聽了說：

「當一個人在患難急困的時候，予以濟助，以救他的貧困，這當然是合法的，沒有甚麼不法之處。但師母就是我的母親，是師父一向所愛重，現在你卻為了滿足自己的姪欲，叫我做出欺師的行為，這是萬萬不可以的。作這種事，等於毒蛇毒蠍附體，我將中毒而喪身。」

師母聽了以後，惱羞成怒，發下狠心地說：

「你對我如此絕情，不順從我的意思。你如果堅持不從的話，我要斷送你的性命，不許你與其他的女人結婚。」

說完以後，她就回到了自己的家，將身上的衣服撕破，用指甲抓破自己的身體，裝扮成被人強暴過的樣子。當她聽到丈夫正要進門的時候，手內拿了一根繩子，假裝着上吊自盡。可是雙足卻仍站在地面。

這時候丈夫梵志摩尼跋陀羅進得門來，見妻子正懸樑自縊，雙腳並沒有離開地面，就以腰間所佩的劍，割斷了妻子脖子上的繩子，將妻子放了下來，看見妻子那種被強暴過的樣子，非常生氣，高聲大叫地問妻子：

「是誰做的事，你快說。」

妻子看丈夫如此暴跳如雷，正中奸計，就哭喪着臉說：

「就是你非常器重贊歎聰慧的弟子鴛掘摩，我是一個溫柔、貞潔的人，平時謹守婦道。當你

剛外出不在家的時候，他就進來肆無忌憚地做出忤逆不道的事來，我堅不順從他，但他孔武有力，以致被他凌辱，將我摧殘成這個樣子，為了保住我的貞潔，所以想懸樑自盡算了。」

師父摩尼跋陀羅聽說是鴛掘摩做的事，心內非常惱怒，很想要親手去懲罰他，痛打姦暴之徒。但是退一步想想，鴛掘摩孔武有力，自己根本不是他的對手，制伏他不了，不如用其他的手段，來借刀殺人，於是就叫鴛掘摩來，不露聲色地對他說：

「你是一個有智慧聰敏的人，在我處所學的都已很周密了，是我的升堂又入室的弟子，你目前的成就已可列為首席弟子，沒有人能強過你了。不過還有一藝我還沒有傳授給你。」

鴛掘摩聽了說：

「師父還有甚麼技藝沒有傳給我，請快點告訴我吧？」

師父說：

「你想要很快地完成這一技藝，就要手執利劍，於明天早晨，去到四衢大道之上，親手殺死一百個人，並在每一個人的身上取下一個指頭，作為頭上的飾物，到中午的時候，要滿一百個指頭，成為一頂指鬘，你如果完成了這一頂指鬘，那末你的道藝就完成了。」

說完，就將自己的利劍交給鴛掘摩。鴛掘摩將師父的劍接到手以後，非常驚愕而且疑懼，心內非常愁感，他在想：「如果違背師教，就不是一個有孝的弟子，若順師教而去執行，這不但有違



天理而且將陷身法網不容。」在矛盾的心理下，又自言自語地說：

「淨修梵行，是梵志法；孝養父母，是梵志法；修行一切善業，是梵志法；不行邪惡而歸入正行，是梵志法；柔和仁慈施惠，是梵志法；弘揚慈悲，弘慈四等，是梵志法；得五神通，是梵志法，趨上梵天，是梵志法。但是而今要去行暴行，殺伐眾生；是非法失理的行為，這不是梵志法。這真使人躊躇懊惱，當如何是好呢？」

當他心志紛亂的狀況下，就信步走到了通衢大道之上，這時，他內心充滿了悲憤而又錯亂，他的精神快要崩潰了，以致瞋恚之火從心而生，他舉目四顧遠眺，看見滿街所行的，都是有如鬼獅子、虎狼之輩，在街上跳騰馳踊，形色可畏地從四方八面湧到城內來。他看了非常氣憤，就拿起手中的利劍亂斬，每殺一人，就取下一指插在頭巾上。街上的人驚嚇得四處奔跑。悽慘的叫喊聲充天。有的人跑去王宮，請求國王派兵去逮捕那瘋狂殺人的鴛掘摩。

那時候，有佛弟子沙門在城中乞食，看見許多人奔跑，有人告訴乞食的比丘們說：

「前面有殺人狂，非常恐怖，你們趕快離開吧！」

比丘們乞到了飯食，回到了祇樹給孤獨園，吃過了飯就去到佛陀處所，稟告佛陀說：

「我們看見了許多民眾，跑到王宮門口，向衛兵報告有殺人狂出現，請國王率兵去逮捕，為民除害。那個殺人狂，每殺一人，取下一個手指插在頭巾上，現在他的頭巾插滿了死人的手指，已成一頂指鬘了。他現在還在大街上殺人，路口已沒有甚麼行人了。」

佛陀聽了比丘們的稟告，就說：

「好了，你們不要說了，我去救脫他們。」

於是，佛陀從禪座上站了起來，依比丘們所說的地方行去。在路口碰到了牧牛的人，駕車的人，挑東西的人，種田的佃農等等民眾，大家都勸告佛陀說：

「大聖！你不要由這條路前進了，前面有一個逆賊，拿着利劍，在大街上殺人，已被殺的人，倒滿一地，所以必須換一條道路前進，你一個人獨去，沒有人護衛，是很危險的。」

佛陀告訴他們：

「即使三界都充滿了這樣的兇寇，我也不會退後一步，何況只有一賊呢？」

這個時候，已近午餐的時候了，鴛掘摩的母親因早年喪夫，只生下他一個兒子，所以非常鍾愛，久不見兒子回家吃午飯，恐怕兒子肚子飢餓，就提着食物去找兒子，可是鴛掘摩只殺了九十九人，還欠一個人的指頭才滿師父說的一百人的指鬘，那時路上已沒有人可殺了。如果太陽一偏西



一柱擎天

每次在港島乘坐巴士，在接近金鐘、中環一帶，很多時會情不自禁地

拿出手機來拍攝。拍攝甚麼呢？就是那些一柱擎天，高聳入雲的高樓大廈，特別是在藍天白雲的日子，這一枝獨秀的大廈更形突出，如果周遭的建築物是低矮的，它那種鶴立雞群的感覺，真教人「肅然起敬」。

圖中這座有被形容為「電鬚刨」的國金大廈，更是拍卡的熱門焦點。

而不殺滿一百人，道業就不能成就了，當他正在着急的時候，看見自己的母親走來，就要殺母來充數。

這時候，佛陀在隱處看見鴛掘摩面露兇相，手執利劍，正向他的母親處逼近。佛陀想：如果鴛掘摩殺害他母親而不及時中止的話，就犯下了殺母的大罪，就罪不可赦了。佛陀以極快的跑步，站在鴛掘摩的前面不遠處，那時，鴛掘摩看見佛陀出現了，就放棄殺母而要殺佛了。他就以獅子跑步一樣迅速地向佛陀之處跑去，他一面跑一面心內在想：「十人百人見我快速的奔馳，沒有一個人敢擋得住，逃得了，何況是這麼一個獨身而來的沙門呢？現在我決定取他的性命。」

念着念着，他手握利劍，向佛陀處奔去，可是無論自己用多少力氣奔跑，都近不了佛身，他心內又在想：「奇怪，我過去跳渡江河，解除網綁身上的繩索，投擲刀槍，都非常勇猛，沒有一個人能與我匹敵，重關困塞都阻擋不了我，這個沙門只見他走路並不快，為甚麼我用盡力量都走不近他呢？」鴛掘摩跑得精疲力竭，已經上氣不接下氣了，雖然如此，仍舊窮追不捨。最後他實在跑不動了，就放開喉嚨，叫佛陀停住下來。

以上這段散文，是描寫鴛掘摩的身世，這段散文中，有二個重點值得佛子們警惕：

第一、說明女色的可怕：女人是很姪亂的，

她姪心一動，則不顧一切，非達到目的即不肯罷休，當她選定了目標的時候，就下定決心要佔為己有，如果得不到的，也絕不容許讓別人得到，這就是女色最可怕的地方。

龍樹菩薩在「大智度論」中曾說：

「於諸衰中，女衰最重，刀火、雷電、霹靂、怨家、毒蛇之屬，猶可暫近，女人慳妬、瞋諂、妖穢、鬥諍、貪嫉，不可親近，何以故？女子小人，心智淺薄，唯欲是視，不觀富貴、智德、名聞，專行欲惡，破人善報，桎梏、枷鎖、閉繫、囹圄，雖曰難解，是猶易開，女鎖繫人，染固根深，無智沒之，難可得脫，眾病之中，女病最重。」

以龍樹菩薩的是段話，用來印証梵志摩尼跋陀羅的妻子，可以說描寫得非常真切。鴛掘摩本來是一位儀表堂堂的正人君子，是位一心向道的模範青年，只因為師母的姪穢，因而使他落入殺人狂的陷阱之中。所以女人非常可怕的，一個正信的佛弟子不可不防於女人。

第二、就是邪教的可怕：婆羅門的梵志，本來也都是修清淨梵行的，也就是修清白的善行的。因為梵志修行的最大目的，就是來世能往生梵天，享受欲樂。而往生梵天的第一要件就是要成就善業。善業的成就就是要修善行，所以婆羅門的梵志，都是教弟子修清白的善行，絕對沒有教弟子行殺人的惡行的。摩尼跋陀羅梵志，因為受



「一元拍賣」

你看到這「一元拍賣」，有好奇嗎？原來是「花墟街」裡一些花店攬攬新意思。每屆黃昏時分，總有三幾家推出「一元拍賣」，以一元買一支花，藉此招徠顧客。

這一「招數」在過去是沒有的，但近幾年來，生意不好做，也不得不出出「綽頭」了。個人以為，這畢竟祇是小小花樣而已，歸根結底還是看整個市場的改革吧！近些年來，這花市已缺少吸引力，倒是每年在維園舉行的花展還有點新意思。

了愛妻的謊言欺騙，誣陷自己鍾愛的入室弟子鴛掘摩，竟喪失理智，放棄正行之教，教以殺人的邪行。鴛掘摩秉於尊師重道的愚孝，竟然遵師之命而殺人，甚至連自己的母親及大聖佛陀，也企圖殺害，以滿殺一百人，取一百指，裝飾指冠華鬘，以成就道行。由此可見，邪教、邪說是多麼的可怕。一個本來宣揚修清白正行的梵志，在昏庸無智的衝動下，竟教入室弟子去殺人行惡。這種師道在佛教中是找不到先例的，所以佛教是正信的宗教，由此也可以證明。

由鴛掘摩身世的故事中，佛弟子應得到一個很好的教訓，那就是選擇明師的重要。如佛陀在「雜阿含經」卷六第十三經中說：

「諸比丘！欲斷五受陰者，當求大師，何等為五。謂色受陰，受、想、行、識受陰，欲斷此五受陰，當求大師。」

甚麼樣的大善知識才算得上是位大師呢？佛陀說：

「教誡者、勝教誡者、順次教誡者、通者、廣通者、圓通者、導者、廣導者、究竟導者；說者、廣說者、順次說者；正者、伴者、真知識者、

親者、愍者、悲者、崇義者、安慰者、崇樂者、崇觸者、崇安慰者、欲者、精進者、方便者、勤者、勇猛者、困者、強者、堪能者、專者、心不退者、堅執持者、常習者、不放逸者、和合者、思量者、憶念者、覺者、知者、明者、慧者、受者、思惟者、力者、覺分者、道分者、止者、觀者、念身者、正憶念者。」

凡具有以上修持的大善知識，都是可求的大師，親近這樣的大師，所受之教才是正教，而不會有邪教。所以選擇明師來親近，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需要智慧的選擇。如鴛掘摩當初就是選擇皈依師時，缺少智慧，以致落為殺人、殺母、殺佛的重罪之中。

以上就是鴛掘摩所遇到的惡因緣，每一個人都可能遇到惡因緣，但當惡因緣臨身的時候，佛弟子必須要靜觀惡緣法者，是空法，不可執以為真，只要不執，惡因緣即不足以為害。鴛掘摩的所以殺人，是他不能觀察惡因緣，而執惡因緣為真，順惡因緣而行，以致造下了殺人的惡業，幸有佛陀住世，要方便度脫於他。



街畫

如果你有興趣，花半天悠閒時間到「街頭巷尾」走走看。

看什麼？就是看那些「街畫」，這該是西方傳過來的「街頭塗鴉」。其實如果善用起來，這所謂「街頭塗鴉」也頗有意思的。你看，像本圖，我在港島筲箕灣東大街一條橫巷拍攝的「街頭壁畫」。它把這區的生活氣息也繪畫出來了，不是很有意思嗎？



空 靈

總是喜歡在山水畫裡加一兩個「人仔」，這不但令觀者看到「比例」，也同時感受到一點「活力」。有畫友說，在山水畫裡添上「人仔」或「小船」之類的，可以令畫面更有生氣，但又不失一點虛空，看到大自然裡天地人共適的和諧。個人很認同這說法的，所以也同時這樣地做起來！

請看看本圖，這兩個「人仔」放在這位置是不是反而增加了畫面上一份空靈的感覺？我的出發點便是這樣，希望真能做到這效果。

列為「法定古蹟」的 灣仔洪聖古廟

如果你走在灣仔皇后大道東，你會發現一座典雅的古廟，有句話語說：「麻雀雖小，五臟俱全！」這座小小古廟便是了。

它是建於一八五二年的洪聖古廟，由於不久前被列為「法定古蹟」，於是再引起一些坊眾注意，其實這座兩百年前出現的小小廟宇，本身是頗有名氣的。

我對香港廟宇建造及後的繼續發展，有一個看法——它們實際上就是海上承載歷史的「浮台」。

這怎麼說？我們倘若深入點去探索每一座廟宇，無論是大是小，它們都會具備一則與香港地

理環境、文化歷史不可分割的淵源，就拿這座灣仔洪聖古廟來說，大凡「洪聖廟」必然是座落海旁的，祂是漁民的「守護臣」，於是我們便可以理解到，灣仔這洪聖廟旁地段，兩百年前必然是海邊，今天我們所處的灣仔，大幅地段都是填海而來的，洪聖廟右側，也有一座小廟，稱為「北城侯廟」，上方有「望海觀音」四字，這更說明了，它就在海邊。還有，歷史上建造洪聖廟的地方，除了是海旁之外，還多有一塊大岩石在側，這樣選址也有它的特殊意思，大抵與「有依靠」有關吧！於是，我們在這灣仔洪聖廟左側便可以看到一塊大岩石。



再讓我說說這「歷史的浮台」。今天我們走在這洪聖廟前方，你會見到左右兩邊有短短橫街，分別稱為「大王東街」、「大王西街」，怎麼回事？

——原來「洪聖」又被稱為「大王」的，填海後而有了兩條分在左方右方小街道，索性稱為「大王東街」、「大王西街」就是了。

讓我們再說回這座古廟，它之被定為「法定古蹟」，除了時間久遠之外，還有一點也值得關注的，是它屬於傳統嶺南民間建築風格，很有特色，而且保存得好，我們不妨在參拜的同時也好好地看看。



書展大高潮已過

一年一度的「書展」已過去，一個星期的展期，據說今年入場人數也接近一百萬人次，而且銷情比去年好！——比去年好是應該的，去年期間狂風暴雨，且停辦了一天。

但無論如何看，肯定的，香港書展已經是大高潮已過，已再沒有二十年前那種「墟」了。「墟」到甚麼程度？竟然幾乎要通宵營業，周末那天開到凌晨兩時才結束一天的營運，單是計入場費已很可

觀。

事實上這「趁墟」咁嘅場面也有它實質的支持，攤檔擺出來的書籍熱鬧而多姿采，僅僅內地出版社的推銷已教你目不暇給，連台灣書商也不甘後人，我們本地的大小出版商更不用說了，不但「書種」多，而且折頭也好，行書展而用「其樂無窮」來形容絕對恰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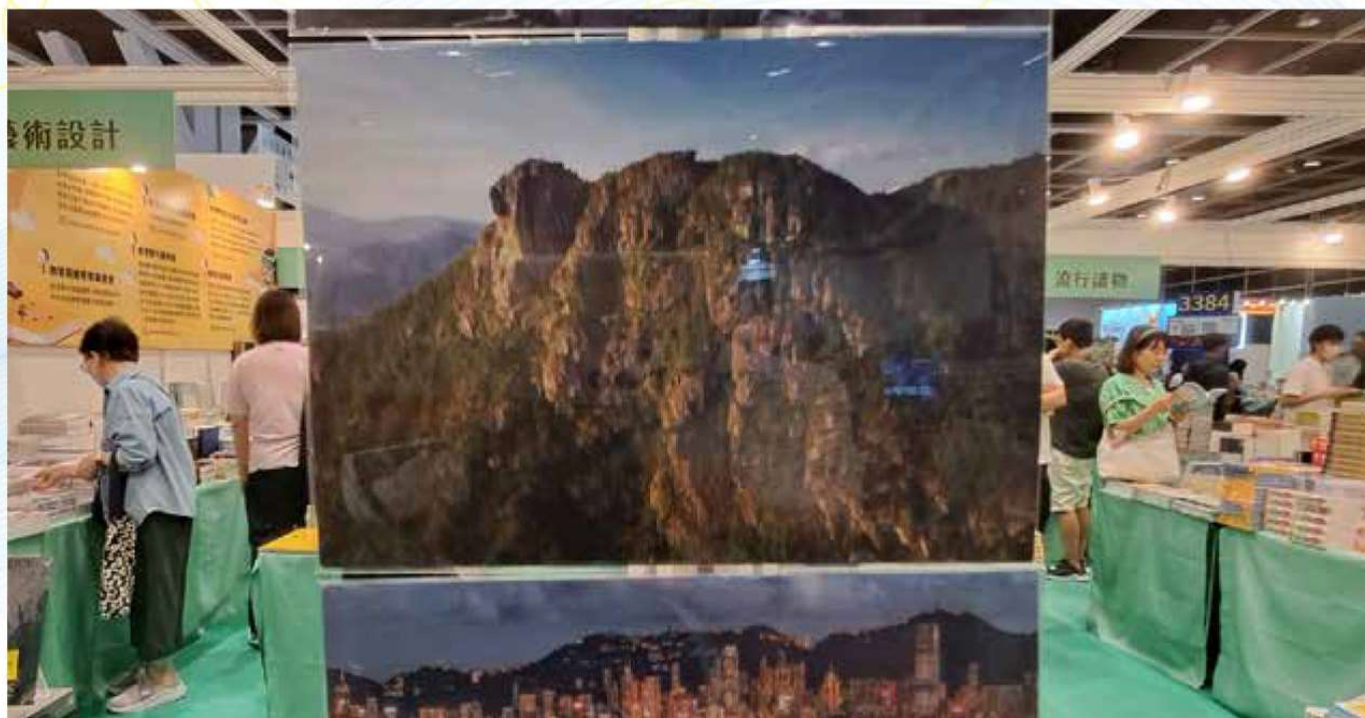
但今時今日，用句廣東俗語說，真係已經「冇啲歌仔唱」啦！自從所謂「佔



中」，以及病疫流行之後，書展已慢慢地改變，雖然今時今日還可以用「熱鬧」兩字來形容，但肯定的，「大高潮」已過。我逛了兩次(每次三小時)，能買到的心頭好書本未夠十本，而且其中四本還是在同一個「二手店」書攤選購的。

不說我這類平日經常在書店穿梭流連的「書蟲」，即使是一般書客，也不見得太興奮，店員也祇是「正常」的處理，連「一而再」的大減價氣氛也沒有。

台灣書商，十之八九已退出；一條街的「大陸攤檔」近幾年來已到了應酬式的陳列，早已不足觀了。——二十年前，我單是在這「一條街」的大陸書攤行走，已花上最少兩小時來回走動，大包小包肩上掛，今天，不用說了！——有三兩檔擺放的書還是用透明紙包封起來的，還能叫書展嗎？





手與手指

我們的方塊字，一開始便是從「象形」中來，既是象形那就離不開圖形圖象的，因此，我們不妨理解——在文字出現之前就是圖象，當然那圖象是簡單的，我們今天看到遺留下來的摩崖圖便曉得，那些簡單得像小孩子繪圖的圖象，便是文字之始了。

我們都曉得文字的慢慢形成，也會變得越來越複雜，這複雜不是故意的，更不是那麼「故弄玄虛」，而是實在地按照分工而不得不複雜起來。這是自然之事。

好了，既講到文字從象形中來，不妨讓我們看看一些經常接觸到的手手腳腳，就看那個「手」字吧！

提起「手」便很自然地聯想到「手有五指」，這是重要的組合。——啊呀！原來「手」字之始也十分強調這五隻手指的。你看甲骨文裡這手字怎樣寫的？就寫下來大家一看便曉得了（看圖），上方不就是五隻手指嗎？下方這向左一長撇就象徵着人的手腕。在金文裡，我們看到的也基本上一個樣兒。

上文說過，慢慢地隨着複雜了而有所改變，到了隸書時期，基本上確定了這個「手」字就像今天這字樣，已從象形過渡到線條中來了。

名詞與動詞

上文都說到「分工」兩字，「手」字的分工是兩大部分，作為「名詞」的是「手」，作為「動詞」呢？它就像不少名詞衍化成動詞的字一樣，都有很大變化，特別是作為部首。

「手」字的部首「扌」，以此作部首的字也真多。不少以手部作動作的字很多時都以「扌」字作部首的，譬如「拍」、「抓」……很多很多。讓我們看開去，從名詞再演變為「動詞」而作為部首的字隨意翻翻字典便可接觸到，譬如這個「心」字，把「心」字放在下方的字，很多，而把「心」字變為部首(忄)，又成了另一個字，「忘」(忙)、「愁」(揪)、「意」(惓)俱是。

有些則「心心」相連，更會增加它的震撼力，如這個「憾」字；這個「憶」字，是不是很有趣？